

豆腐渣战舰与忽必烈东征

日本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舰船，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的拜神活动。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故事：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才是导致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公元1274年，忽必烈第一次远征日本。日本人井上靖这样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并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幸免于难。”

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倾覆，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下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怕日军乘机来袭，元军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10月22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

我们现在每天都讲经济，大家很熟悉这个词了，但是对于它是怎么翻译过来的，恐怕很多人就不清楚了。“经济”的英文是economy，源于希腊文oikonomia，原意是家计管理，即家庭经济管理。但是在我国古汉语中，早就有“经济”一词，例如，左宗棠和曾国藩对联时，有“经济一心为国，问伊经济有何

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台风之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称为“神风”。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

当时，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集结南宋新附军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激烈战斗。

元军因内部高丽、汉、蒙古统帅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座库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沿海台风的记载，然而根

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佐佐木最近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

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木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据汉文史料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六月，900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

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元十八年(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计，而这种战舰的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个舱区，舱数一般为8或13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舱整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形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呐和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摘自《历史不忍细看》

家。但当时没有这个词，也没有形成科学。等成为系统学说后，富国或理财等译名都不能言简意赅地表达它的含义，只有“经济”二字才比较贴切。从此，economy一词译为“经济”和“经济学”为中国学者普遍采用。

摘自《大科技》

孙中山与“经济”

曾。”但这里“经济”的意思是经世济民，既不是一个专用名词，也不是近代社会科学领域里经济学的专有术语。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是在清朝后期，西方的学说传到中国后，economy一

词才随之进入中国。当时有人把它翻译为“富国策”或“富国济民策”，后来又有人根据“国计民生”而译为“生计学”或“理财学”。后来，孙中山在1912年演讲时认为：经济学，本来起经济学

家。但当时没有这个词，也没有形成科学。等成为系统学说后，富国或理财等译名都不能言简意赅地表达它的含义，只有“经济”二字才比较贴切。从此，economy一词译为“经济”和“经济学”为中国学者普遍采用。

摘自《大科技》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从陶做好到可以烧制，大约有二十天的时间。这期间一个淡玫瑰色的黄昏，梵小高离开了。我安静地坐在窗前，在蓝山咖啡氤氲的香气中，在幻听的火车鸣笛声中，一遍遍默同这个蹉跎的少年艺术家说着再见。

陶之殒

张悦然

一件陶就是一个生命。当你在窑前等待你亲手制的陶出炉时，就像在等待一个属于你的婴儿出世。它是崭新的。

是梵小高对我讲了上面的话。他是我心中的忍者、超人。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他是个艺术家。我在陶吧玩泥巴时认识了他。他在那里以教客人做陶为工作，样子酷得无法无天。

他做陶时总是冷着脸，而且从来不高头，昂着他那颗一看就高贵的头颅，用纤细的手指和泥巴有节奏地纠缠。他做得毫无激情，三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只没有特征没有个性的陶制罐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缓缓地走向他，因为他那件纯色的衬衫上有六枚奇特的纽扣。纽扣是陶制的，泥土的原色，上面刻着不同的图案：寂寥的月亮抑或忧伤的眸子，每一颗都有一种辽远和空旷的美丽。当我获知那是他自己的杰作时，我就赖定他做朋友了。

我们是很好的玩伴。我们一样喜欢这家不休息地放音乐、有咖啡机和制陶的拉胚机共同旋转的陶吧，我们一样喜欢蓝山咖啡和绿薄荷甜酒，我们一样喜欢黑夜和猫咪，我们一样喜欢地铁和霓虹灯，我们一样喜欢王家卫的电影村上春树的小说。我们一样喜欢泥土和陶。

“取”是一种本事，“舍”是一门哲学。没有能力的人取不足；没有通悟的人舍不得。舍之前总要先取，才有得舍；取多了之后，常得舍弃，才能再取，所以“取”与“舍”虽是反义，却也是一物的两面。

人初生时，只知取。除了取得生命，更要取得食

可是不久之后我必须跟这位少年艺术家告别了。他的骄傲和欲望不停地蔓延，终于烧烫了他原本平和的心。于是，十九岁却早从纯情校园里抽身离开的他，要去那个有地铁，有夜的内容，有名为“巴黎春天”的百货公司的城市寻梦了。而我，必须留在这个不太先进的城市继续着伟大不朽的功课。

这是一个温度偏低的冬日午后。陶吧。我坐在高速飞转的拉胚机前，正视着可爱的朋友梵小高。用米兰·昆德拉的话，“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我想他选择我为他离行的原因是我一直像个信徒一样崇拜他。他或者只是想告别这座城市时要一点痛情的依恋。他在不停地安慰伤心的我，他说会在“巴黎春天”买那只昂贵的据说鼻子是真皮的小熊给我，他说会接我去玩……我麻木不仁地摇头，有点娇情地说，最后一次，再为我做一只陶吧。我感到我的内心很荒唐地触动了两个凹凸不平的烙字：爱情。一瞬间我愕然。就像一只猫在快乐地吃着鱼，是的，我们相处得很好，像猫享用鱼一样快乐。但是这只乐极生悲的猫一不小心哽到了那枚名叫“爱情”的刺。

很严肃的问题是这枚纯属意外的爱情之刺把这只幼年的猫弄痛了。

取与舍

刘墉

物，以求成长；取知识，以求内涵。

既然长大，则要有取有舍，或取熊掌而舍鱼，或取利禄而舍悠闲。

至于老来，则愈要懂得舍，仿佛登山履危、行舟遇

我看了下窗外，提醒自己这是个适宜别离的干巴巴的冬季。我一遍遍强调给自己，梵小高不过是我身旁一颗飞逝的流星，但我还是无法否认这颗流星剧烈的光亮已经灼伤了我。

整个下午，我们合作完成了一只非常个性的陶。它纯圆，胖得发喘，只有一个指甲大的心形瓶口。我要求它有单薄的罐壁，因为那样在敲击时可能会有令人悸动的声音。我就是在让那机器那陶转得疯狂的时刻，悄然落下一滴泪。它滴在罐子中，逝去无声。梵小高拉起发愣的我，停下机器，他无比温柔地说：傻姑娘，陶壁再薄，烧的时候就要爆了。

我定定地看着那只罐子，怯怯地问：给我一枚你的陶制扣子好吗？于是我得到了那枚梦寐以求的刻有一段沧桑的鱼骨的扣子。我擎它在掌心，这就是弄痛了那只小猫的鱼刺吗？我喃喃地问自己。

扣子被我小心地嵌在罐子上，那只罐子立刻像戴上了高贵的勋章，站立得趾高气扬。这是我们合作的陶，它将拥有我们共同造就的生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可以用它来凭吊过往，我可以聆听敲击它的天籁之音，触摸它泥土的身躯，让这个我爱的偶像可以及时从往事里跳出来，一如从前地对我看眉眼。这只陶里

盛着我们的爱情，那无色透明的芳香气体。知道我为何为什么尽力将瓶口做得那么小吗？我怕这些气体飘摇着就逃逸出去了。

这就是所有，我可以为我十七岁的情感所做的。

从陶做好到可以烧制，大约有二十天的时间。这期间一个淡玫瑰色的黄昏，梵小高离开了。我安静地坐在窗前，在蓝山咖啡氲的香气中，在幻听的火车鸣笛声中，一遍遍默同这个蹉跎的少年艺术家说着再见。

我在我们的陶宝贝烧制的时间，安静地等在窑旁。梵小高已安排好，有一天拖一天，直到吴老师出院了我还没去呢！打听到吴老师新家的地址后，我决定晚上前去看望他。

买点什么去好呢？在去吴老师家的路上，我琢磨着，精品礼盒一盒就要几百元，相当于女儿一个月的奶粉钱呢！还是买些水果吧，礼轻情义重嘛！

在吴老师家附近，我下了公共汽车，找了一个水果摊，挑了两个大柚子和十几个苹果，叫老板用两个大红袋子装上，两手各提上一个大袋子向吴老师家走去。

这份礼物，要重量有重量，要块头有块头，可谓是礼重情义重。到吴老师家所在的楼盘，我已是大汗淋漓。吴老师家住5幢402单元，好不容易将礼物提上4楼，当我正对着防盗门看这是401还是402时，防盗门突然开了。

“这不是办公室的小杨吗？”开门的竟是我们局长的夫人，“来，快进来，快进来！”

有一个外乡人在市场里卖鬼。一般人听到鬼都很害怕，根本不敢靠近。

外乡人说：“你们不用害怕，这鬼不是普通的鬼，是工作鬼，不会害人的。”

一个路过的人，大起胆子问他：“你的鬼一个卖多少钱呀？”外乡人说：“一个要二百两黄金。”路过的人惊讶地问道：“你这是搞什么鬼，要这么贵？”

外乡人说：“我这鬼很稀有的，只要主人吩咐，任何事情他都会做。他很会工作，一天的工作量抵得上100个人的工作量。你买回去只要很短的时间，不但可以赚回二百两黄金，还可以成为富翁呀。”

路过的人感到疑惑：

“什么?!吴老师出院了!”

接完高中同学谢宏的电话，我心里有点不安了。吴老师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听说他生病住院后，我就一直想去看他，可一天拖一天，直到吴老师出院了我还没去呢！打听到吴老师新家的地址后，我决定晚上前去看望他。

买点什么去好呢？在去吴老师家的路上，我琢磨着，精品礼盒一盒就要几百元，相当于女儿一个月的奶粉钱呢！还是买些水果吧，礼轻情义重嘛！

在吴老师家附近，我下了公共汽车，找了一个水果摊，挑了两个大柚子和十几个苹果，叫老板用两个大红袋子装上，两手各提上一个大袋子向吴老师家走去。

这份礼物，要重量有重量，要块头有块头，可谓是礼重情义重。到吴老师家所在的楼盘，我已是大汗淋漓。吴老师家住5幢402单元，好不容易将礼物提上4楼，当我正对着防盗门看这是401还是402时，防盗门突然开了。

“这不是办公室的小杨吗？”开门的竟是我们局长的夫人，“来，快进来，快进来！”

有一个外乡人在市场里卖鬼。一般人听到鬼都很害怕，根本不敢靠近。

外乡人说：“你们不用害怕，这鬼不是普通的鬼，是工作鬼，不会害人的。”

一个路过的人，大起胆子问他：“你的鬼一个卖多少钱呀？”外乡人说：“一个要二百两黄金。”路过的人惊讶地问道：“你这是搞什么鬼，要这么贵？”

外乡人说：“我这鬼很稀有的，只要主人吩咐，任何事情他都会做。他很会工作，一天的工作量抵得上100个人的工作量。你买回去只要很短的时间，不但可以赚回二百两黄金，还可以成为富翁呀。”

路过的人感到疑惑：

坚冰解冻的时候，这个可怕的、惨不忍睹的场面，静静地从视野中消失，沉入了深深的湖底。他们的死，是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最恐怖也是由天灾、人祸共同造成的人数最多的惨烈悲剧。

极限中的死亡之旅

温度计根本不起作用，嘴里呼出的空气会咔咔作响地冻成粉末往下飘落，而且，在那种地方，跑步呼出的气会立即变成霜堵塞呼吸道，憋得人非常难受。因此，如果没有可靠的防寒装备，用不了5分钟就会被冻死。

凛冽的寒风吼叫着，暴风雪像拉锯一般刺在身上，给有史以来罕见的北迁人群带来了难以形容的苦难。没过多久，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的雪原上，冻僵的人、丢弃的雪橇、冻死的马匹，连同死尸和四周永远也下不完的雪，铺满了西伯利亚的道路。

从1919年11月13日到第二年2月，三个月时间，一场难以置信的奇寒引发的人类悲剧，一天也不间断地演变成了连续剧。装着金块的28辆武装押运车的燃料完全用光了，迫不得已，他们只好把金块换到马拉雪橇上。但是，极度的寒冷使得拉雪橇的西伯利亚良种马也一匹接一匹地死去，这批从沙皇俄国继承来的巨额财宝，不得不扔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上。这500吨金块的下落没有人知晓，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团。

然而，行军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人们就像移动中的僵尸，只有一双脚还在一左一右交替地挪蹭。雪越下越大，整个宇宙仿佛被雪片密封起来的巨大包裹一般。人们缓慢地、步履沉重地扒开雪路前行，不知为什么，人们像受到催眠似的，被引进美妙的交响乐之中。不

过，只要屈服于这种引诱，稍微躺下来，哪怕只站立一会儿，他就再也不会醒来，只能就地长眠不醒了。起初，指挥者声嘶力竭地喊着“不许睡觉”！用以激励人们。可是后来，连他们自己也被睡神引诱过去了。

大迁移的队伍每天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减员，而忍受着严寒的残存者们，在温度计已然无显示的低温里，仍冒着刺骨寒风一步一步拖动沉重的双腿，眼珠被魔镜一般的冰膜蒙住了。雪像发疯似的，越下越猛，仅仅在尼古拉埃夫斯克附近的一个夜晚就冻死20万人。

到2月底，队伍已从原先的125万人减少到25万人。这些人经过千难万苦，总算从鄂木斯克来到了2000公里外的贝加尔湖畔。但是，为了最后的安全，必须横穿贝加尔湖。80公里宽的湖面，结了3米厚的冰，25万活着的精灵们开始横穿冰面。

湖面冰层闪闪发光，就像光溜溜的舞池的地板一样。冻得结结实实的贝加尔湖面，冷到了极点。温度降到零下69℃，猛烈的暴风雪吼叫着好像要冻透受害者的骨髓。在这种地方就是穿熊皮、裹海豹皮也毫无用处，极度的寒冷只不过用熊皮在身上起到冰面具一样的作用。

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冻死。完全想象不出的景象在冻结的贝加尔湖面上出现了：一个将军的妻子要在冰上分娩，却没有一个可以过去帮忙的人，人们步伐沉重，脸上毫无表情地从她面前走过。将军用自己的身体挡出一道隔墙，原本为的是不让人看到妻子分娩的样子，可他真的像一面墙一样一动不动地冻僵了。将军的妻子和就要出世的孩子一起冻死了，不多一会儿，所有的人都被冻死了。风雪和奇寒死死挡住了他们，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也许是发了疯的神父，他咆哮的声音，悲切地回荡在这片白色墓地的上空：“上帝，求您，让人们放弃所有的努力，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片刻，雪喊声也停止了，暴风雪停下来，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四周。

一切都过去了。悲伤、痛苦、叹息、低语、憎恨、愤慨，一切都同25万灵魂一起消失了。

贝加尔湖上的5万具尸体在第二年夏天湖面解冻以前，一直那样躺在那里，当然，其中也包括生命凝固在临产那一刻的将军夫人和她那将要降生的孩子。

坚冰解冻的时候，这个可怕的、惨不忍睹的场面，静静地从视野中消失，沉入了深深的湖底。

他们的死，是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最恐怖也是由天灾、人祸共同造成的人数最多的惨烈悲剧。

摘自《知识窗》

美文闲读

重礼

杨世鹏

“小宇，你乱搞什么呢？”局长夫人听到动静就把小公子拉走了。

我双手不停地搓来搓去，只觉得屁股发麻，如针扎般难受。

一阵沉默后，我起身向局长告辞。

局长说：“来来来，还带什么东西，影响多不好！东西你带回去，我叫你嫂子送送你。”

局长夫人将我送到门外，把两份重礼塞在我手里，说：“你赶快接着，我拎不动啦！”我正要客气，局长夫人忙说：“小杨，慢走，有空再来啊！”

等局长夫人关上门，我一转头，看到吴老师夫妇正在从楼梯上走，刚才的情景全被吴老师看到了！

吴老师笑呵呵地跟我打招呼：“哟，小杨，找领导呀？”我呆站着不知如何回答吴老师，半天才冒出一句：“吴老师，你这是从哪回来？”

吴师母说：“屋里太闷，我扶你老师到院门走了。”

“相请不如偶遇呀，小杨，顺便到老师家喝茶吧。”

吴师母说：“这是我专门送给领导的礼，我们哪能收呢！”我转念一想，领导不要的东西，吴老师怎么会收呢！我只好将两大袋重礼费力地提回家。

一周后，我下狠心买了两个精品礼盒再一次去看望吴老师。一进屋，吴老师就笑呵呵地问：“哟，小杨，这次你又买什么便宜货给你局长呀，又不收啊?!”

摘自《喜剧世界》

永不休息的鬼

林清玄

“既然他这么好，为什么你自己不使用呢？”

外乡人说：“不瞒您说，这鬼万般好，唯一的缺点是，只要一开始工作就永远不会停止。因为鬼不像人，是不需要睡觉休息的，所以您要一天24小时从早到晚把所有事吩咐好，不可以让他有空闲时间。只要一有空闲时间，他就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工作。我自己家里的活儿有限，才想把他卖给更需要的人。”

路过的人心想，自己家里的田地广大，家里有忙不完的事，就说：“这哪里是缺点，实在是最大的

缺点，实在是最大的

缺点，实在是最大的

缺点，实在是最大的

缺点，实在是最大的

缺点，实在是最大的

缺点，实在是最大的

的工作，例如在一个核桃上刻10艘小船，或在象牙球里刻9个象牙球，他都会欢喜不已，以为鬼要很久才会做好。但是，无论多么困难的事，鬼总是很快就做好了。

有一天，主人实在撑不住了，病倒了，忘记吩咐鬼要做什么事。于是鬼把主人的房子拆了，将地整平，把牛羊都杀了，一只一只扔在田里。鬼又将主人的财宝衣服全部弄碎，磨成粉末。再把主人的家人杀了，丢到锅里炊煮……

正当鬼忙得不可开交，主人从睡梦中惊醒，才发现一切都没有了。原来，永不停止的工作，才是最大的缺点呀。

摘自《台湾文学选刊》